

率真、朴素、清幽

——小思的創作道路、藝術風格和特色

山娘

一、一生只寫散文的作家

提到香港作家，就無法忽略小思。儘管小思沒有鴻篇鉅製的作品，但是她的筆下所流淌出的短小精悍文字，卻讓人不能忘懷。

小思，原名盧瑋鑾。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出生，廣東省番禺縣人。一九六四年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畢業。

在大學期間，小思深受哲學大師唐君毅老師的影響，除了對中國文化及儒家思想產生濃厚的興趣，更立志要成為一位老師，承擔教育下一代的責任。小思曾任教多家中學、香港大學中文系以及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，現已退休。

繁重的教學工作以外，她致力於文學創作及文學研究工作。每每對事物觀察入微，大如家國大事，小至一只飛蛾，她也對之有所深思，有所動情，發而為文，感人至深。

小思的作品都是散文，她的作品寫的是身邊事激起的心中感懷，簡潔、乾淨的文字營造出清淨無為的世界，給人感覺是她永遠疏離於時代共鳴之處，保持了作家獨特的內心空間。

小思自幼生活在母親營造的讀書環境中，很早就愛上了文學。從初中就開始給報刊投稿的小思，一直認為散文最適宜表達內心世界繁雜的思緒。因此，她

一生只寫散文，以這種最自由的文學體裁作為表達自己的形式，她可以想到什麼就寫什麼，不受任何限制和拘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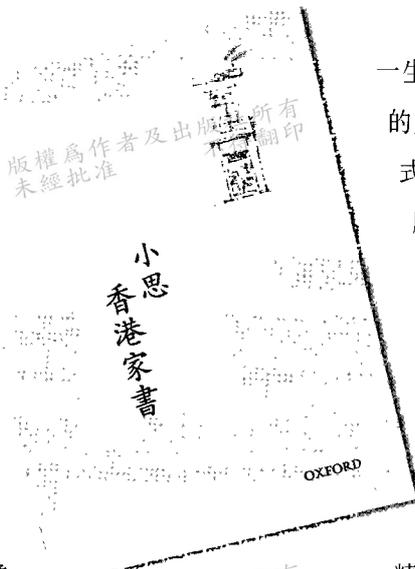
小思的作品體現了「五四」以來的文學傳統：積極主張文學反映現實。對社會民生的關懷，對家、國的熱愛，熱情歌頌勞動人民的智能和勤勞勇敢的精神品質。她的作品不去說

教，給讀者留有廣闊的空間，讓讀者自己去思考作品背後的深深刻意義。

二、平實兼有意境

現在似乎人人拿起筆來就可以寫出一篇散文，因此散文作家峰起雲湧，遊記、隨筆大量產生，如黃河之水泥沙俱下，有的失之浮華、蕪雜，有的涉嫌過於斧鑿、濫情。好的散文作家卻屈指可數，而能把物、景、事與志、情、理的關係融合諧調，又兼有獨特的語言敘述，營造別有情致的意境，小思當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首先，小思的散文表現在作者能從平凡瑣屑的事物中，寫出深刻的人生哲理或暗示現實社會較大的問題，用她最喜愛的一位作家豐子愷先生的話說，就是「最喜小中能見大，還求弦外有餘音」。



讀小思的散文、隨筆，最強烈的感覺是：平實兼有意境。

惟其平實，才不會刻意雕鑿無的放矢，好的散文應如行云流水，止於麗日和池潭之處。

小思散文的精彩隨處可見。這也就是古人常說的「文眼」：「文家皆知練句練字，然單練字句則易，對篇章而練字句則難。字句能與篇章映照，始為文中藏眼，不然，乃修養家所謂瞎練也。」（《藝概·詞曲概》）

所謂「文眼」者，今人可作傳神之筆或畫龍點睛之墨。如朱自清把「荷塘月色」說是「頗不寧靜」，楊朔的《雪浪花》有一句叫「叫浪花咬」，更是妙到毫端。

小思說：「葉子的脈像網，充滿生命感，卻不耀目。」（《書林擷葉》）

「細雪，不成絲不成片，卻無聲地濃濃鎖住你。」（《細雪》）

「文人閑暇而有餘錢，也不易找到榮寶齋等名店、名手藝家來專門侍候了。」（《信箋》）

「舊書店，應是愛書人的一個永恆甜夢。」（《甜夢》）

「看到一個非常驚心的題目。以後，他們叫做電腦穴居人。」（《網》）

小思的散文中，有許多都是精妙的句子，平易含蓄，毫無粉飾、矯作之姿，這正合了小思「夜讀閃念」的寓意。小思不用夜讀偶記或夜讀札記之類的名字，而用「閃念」，如計白當黑的寫意畫，留下聯翩的想象空間。

小思本身是一個文學教授，有著深厚的藝術造詣，因此小思的散文在華語世界，已成為一位風格鮮明的散文作家。她的散文的藝術魅力確實極其誘人。

小思散文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別具匠心的藝術構思上。她寫散文很注重構思，這是她的散文所以耐人尋味的重要原因。

讀小思的散文，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：通過質樸的語言表達率真的思想感情，是小思散文最鮮明的藝術特色。她一向反對「做」文章，反對寫詩用生僻、晦澀的詞語，使別人看不懂，或看起來很費力。她自己的散文也一向筆墨平易，語言淺顯，膾炙人口，意味深長。

小思的散文文字都非常平易，但平易，大眾化並不影響作品內容的深度，用豐子愷的話說就是「曲高和眾」。小思曾說過她最喜愛的作家是豐子愷先生，那麼，由此看來小思確實受到豐先生的文風影響，小思的散文有著豐子愷散文的神韻，像一幅水墨畫，寥寥幾筆就勾勒出一幅人間景色，體現了率真深刻的思想內容和質樸的語言形式的高度結合。

小思所以能做到這一點，這與她的人品有關。小思的人品是「率真」，就是坦率，毫不虛假，生活中平易待人。同時，這種人品又和她那為人生，為大眾的藝術觀一起影響著她的創作，使她寫出來的散文讓人感到親切，樂於為人接受。

可以看到，小思散文藝術確有「自己的聲音的東西」（屠格涅夫：《文學評論》）。她那真樸自然，小中見大，富有絕妙的構思藝術的創作風格是對華語現代散文的寶貴貢獻。

三、開放和公允的心態

正如俞平伯先生稱，豐先生的漫畫「其妙正在隨意揮灑，譬如青天行白云，卷舒自如」，「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著著人間的情味」。讀小思的散文也同樣有著這樣的感覺。

小思有一對善於觀察的眼睛，有一個善於分析的大腦，有一種善於描寫現實的文筆。她的所寫，似在不經意之中隨意記敘，有些文字，筆法簡單到不可再減一筆的境界。然而她所表現的，卻幾乎包含了社會所有層面。因此也可說，對小思的散文，其淡淡的文



字背後，是一個起初的社會，是一段起初的歷史。

小思的魅力不僅僅來自她文章風格的雅淨、內涵的深遠，和她文字的樸素、情感的真摯，更主要的是她有那麼一顆善良、博大、容忍和慈愛的心靈。在今天這樣喧騰不已和各種浮華事物遮蔽我們心靈的時刻，實在應該從各種俗事中偷得半日閑，時常讀讀小思的文字。

讀小思的文字，讓人不覺敬重作者，敬重像她一樣懷著慈悲胸懷和平靜心情面對世界的人，看著世間種種殘酷、暴虐、無情和奸詐，就有她這樣的人，會默默地用另一種人生來顯示著世間的善良、友愛、和睦和坦誠，無論她們成功與否，她們使我們看到了世界還有希望。小思的文字真的有如此的效果，她的文字讓我們彷彿隨著這位女性，在人生邊上徐徐地走了一遭，同時還聽見了她出自心底的勸說，還有半是無奈半是傷感的深深嘆息。

小思的讀書筆記也寫得很有詩意，可見小思是具有慧心慧眼的人。正因為獨具匠心，杏花春雨固然有詩情，鐵馬金戈也涵蓋陽剛之詩力。這也就是為什麼小思把枯燥的讀書筆記，可以寫得有情有色的原因了。

小思有一篇《談書評》，談到坊間的情緒式批評，如處理不當，很易流於圈子氣和偏激、執拗等毛病，她贊同法國文學批評家貝爾納對批評家提出的五種素質：文筆、學識、好奇心、個性、勇氣，小思認為還應加上開放和公允的心態。「開放和公允的心態」，也可視為小思散文的一大特點。

在對舊人舊事與生活瑣事的滿懷興致的記憶與書寫之中，它們體現了作家的生存智能，並由此流露出在喧囂與混亂之中人性的生趣與光輝。在《香港家書》中，有一篇《意筆寫江南》，文章寫道：「四月，我打江南走過，看，春色如許。白玉蘭開了，梅開了，櫻開了，柳仍嬌慵，桃花也遲延步履，西湖畔春痕尚

淺。」是寫實景，平實中卻在寥寥數語中營造出如詩如畫的意境。寫人世的景，卻不鼓吹世俗人情的東西，是放棄俗念，使心地暫時脫離塵世的。這是小思散文創作不同於一般散文家的特點。

讀小思的散文可以使心地暫時脫離塵世，走入一個清淨無為的世界。但是，小思並非否定塵世。對塵世的一切她都充滿了感情。小思在這篇文章中接著又寫道：「如果這回只為尋色相而來，未免失望，但西湖之外，尚有人間風貌，山水多情。」小思文字的乾淨並不是意味著否定生命與脫離人生，而是意味著遠離時代的喧囂與瘋狂，把目光投向雖然細小卻真正代表了人生的真趣的小人物與小事情。正如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說的：「春風十里揚州路，這裡總沒有辜負遠道而來的訪客。那天，瘦西湖云淡風輕，可是我卻裹著重衣厚袂，走在絲絲柳線的堤岸上，卻有暫閑的輕快。小舟泛過，我沒追問二十四橋還在否，蓮花橋影已深深淺淺印在遊人的笑臉上，印在心間。至於各式樓台，早給年輕的朗朗笑聲掩蓋，因為那一天，正是學生春遊的假期，孩子們穿著紅色運動服，臉上綻出歡樂笑容，不畏生地向陌生人招呼，成了一幅流動的圖畫，這是古代詩人沒有寫過的。」觀察細微，描寫獨特，讓人傾心注目。在一些小人小事之中，她發現了人生的真趣味。在《聲影重溫》裡，小思說這個時代的香港人的生活，竟然在「完全七十年代：香港廣告經典篇」中完全的表現出來。小思寫道：「原來，我們是這樣走過來的！在聲影閃動中，一頁頁歷史重現。」浸透了一種對人生平和而親切的真性情，這種真情表面看是一點也不偉大的，可是它卻沒有絲毫偽飾，在一個充滿了虛假與誇張的激情的年代，這種平和的聲音恰恰代表了人性的聲音。

小思的作品讓我們不僅欣賞到富有愛心、人性之美的文字，也讀到了詮釋者歷經滄桑後的恬淡心境。

